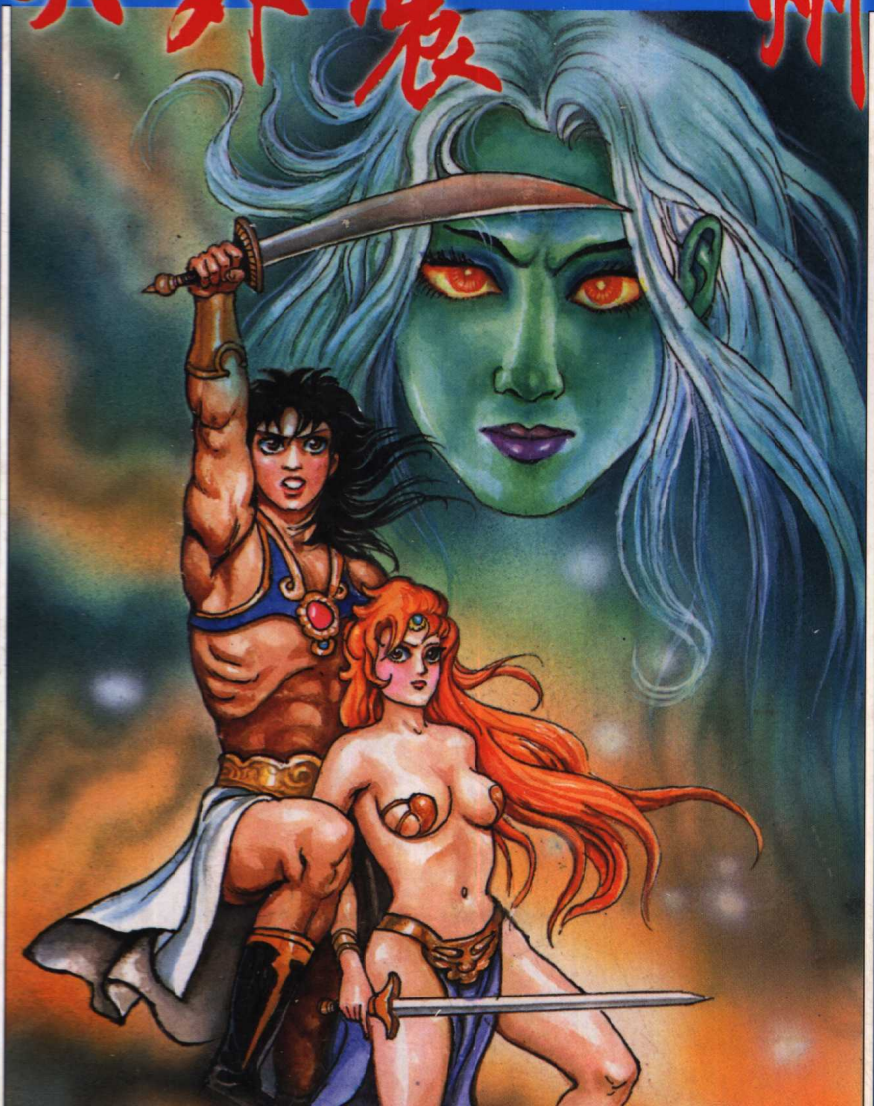


珍藏版

九州外史

辛弃疾作品集



关外震九州

辛弃疾 著

(上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关外震九州

辛弃疾 著

(下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 王 何

封面设计: 怀 宇

责任监制: 刘青海

关外震九州

辛弃疾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6.125 印张 393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

ISBN 7—5418—1629—9/I·445

(上、下册) 定价: 19.80 元

本社出版各类图书, 涉及著作权, 肖像权等权利
责任由编著者承担。如发生此类纠纷, 请直接与编著
者联系, 出版社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。

本社图书凡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
刷厂联系调换。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独具风格的武侠佳作。江湖第一堡，为了独霸江湖，涂毒武林，挑起武林各派纷争，制造腥风血雨……。

以关外黑龙寨少主失踪，卜艳芳率关东八骑寻夫为线索，经过重重艰难险阻，结识了江湖各路英雄，在中原正道人士的帮助下，与邪恶的江湖第一堡作殊死的斗争，其结局令人意想不到、大吃一惊……

该书文字描写细腻，情节紧张而又刺激，故事盘根错节、悬念横生，值得一读。

目 录

一	(1)
二	(21)
三	(40)
四	(63)
五	(82)
六	(100)
七	(122)
八	(142)
九	(162)
十	(182)
十一	(202)
十二	(214)
十三	(223)
十四	(242)

目 录

十五	(253)
十六	(301)
十七	(322)
十八	(342)
十九	(362)
二十	(382)
二十一	(402)
二十二	(422)
二十三	(442)
二十四	(462)
二十五	(482)

雪，越下越大。

西北风，呼啸声更尖锐，更刺耳。

这，正是名符其实的寒冬腊月。

如果说，在这种鸡不叫狗恋窝的刺骨寒夜里，有人在那极其荒凉的长城上溜达、游玩、甚至观看雪景，那么这个人必然是疯子，至少神经上有问题。

其实，还真有。

一袭狐皮披风，顶了一个拖肩长帽，足蹬一双锦面缎子棉鞋，围一条长长的虎尾围巾，几乎把口鼻都围了起来，只露出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。

鹅毛般的大雪花，轻飘飘地落在她的身上，一层层，一层层，从头上堆向两肩、全身。

堆满了，然后雪花又从她的身上滑落。

她卓立在一个不小的缺口上，遥望着灰濛濛而又白皑皑的远方……那远方的高峰——八达岭。

都已经快两个时辰了，她怎么能熬得了这酷寒的侵袭？又如何受得了这雪夜的孤单！

雪，一层层在堆积，脚底下的雪，都快与她的鞋面平齐了，但她却毫未所动。

如果说，这时候没有下雪，那必然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。如果要不是满山遍野，全是一片白茫茫的雪花，她更不会，也看不到八达岭的山峰。

因为，她的家乡，就是在山的那一边。

距离她不远处的碉楼里面，正有八男一女，围坐在一个大火堆四周。

有吃，也有喝。

吃的是，火烤的一只山羊。

喝的是，辛辣难以入喉的烧刀子。

尽管吃，尽管喝，但每个人的心情，都显得极为沉重。

除了偶然的，从火堆中发出一声柴火的爆裂声之外，四下里静得令人烦闷。

但是，谁也不愿意先开口，来打破这种沉静。

长城上面的碉楼，四四方方的，原是两层；在下面的一层，拴了十匹关东大马，不时可以听到马蹄踢地声。

在火光照耀之下，八个关东大汉，在酒力的刺激下，一个个显得有些冲动。

“妈拉巴子，这消息不知道可不可靠？”

“姚老大，不管是不是可靠，对咱们来说，总是一件天大的事，你说能不来吗？”

也仅只有这两句对话，像一滩结了冰的水，很快地又陷于一片死寂、宁静。

呆坐在一旁的少女，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，她没有吃，更没有喝，一双原是灵活的双眸，如今却呆凝地看着火堆，嘴巴闭得紧紧的，好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，没处发泄的样子。

那个叫姚老大的，一面拨弄火堆，低声地，也似是无意地说：“小翠，去把少夫人劝进来，外面下着大雪，天寒地冻的，尽是仁在那儿，会被冻僵的。”

仅只是望着姚老大翻了一下白眼，小翠并未开腔，更未有任何行动。

“都快一个多时辰了。”姚老大有点急。

于是，他扭头对身边的另一大汉说：“赵少昂，你陪小翠去把少夫人劝进来。”

丢下手中羊肉，油呼呼的两手，往皮袄上一阵擦拭，嘴巴里的肉，又急着往肚子里吞，赵少昂旱地拔葱一般，站了起来，模模糊糊地从嘴里挤出一个“走”字。

仍然没有说话，小翠只是低着头，跟在赵少昂身后走向碉楼大木门。

掀开木门，一股劲急的刺骨寒风，挟带着无数雪花，迎面撒了二人满头、全身。

打了个哆嗦，赵少昂高大的身躯，往前一挺，眯着眼往四下寻觅，查看。

依稀，他看到一个灰濛濛的身影笔直地站在那儿。

也不过十几丈的距离，但赵少昂走了一半，却急急地刹住身子，又揉了揉半醉的眼睛。

“咦！”

他忽然发觉站在那儿的人，身材不比自己矮，两只手交互藏在两只袖管里，头上也是一顶皮帽子，悠闲地站在那儿，像是在等什么人的样子。

一步一个明显脚印，赵少昂与小翠极为谨慎地往前走着，热血也开始在沸腾。

一经看清来者，赵少昂低沉地问：“阁下是哪条道上的朋友？”

那人答非所问，说：“你们也该吃饱喝足了吧？害我老人家在这冰天雪地的长城上，好一阵子熬等。”

赵少昂暗摆手势，示意小翠，不可轻举妄动。

静，静得连脚踏在雪上发出极小的“沙、沙”声都听得到，刮面冷风，已经把赵少昂从鼻孔里流出来的清鼻涕冻结在他那胡碴子上，但在他的胸膛中已经开始热血沸腾。

“阁下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谁，不重要，这是什么地方，又是什么时候，还有闲功夫指名道姓的，那多累人！”

孩臂粗的烟袋杆，往嘴里一插，猛吸一口。

藉着烟袋锅上发出的那么一点微光，赵少昂约略看到来人，年纪大约五十开外，山羊胡，好大的一只酱色鼻子，护耳免皮帽子下面有一双慑人的目光。

“阁下可曾看到我家少主人？”

又是一口烟，这才呵呵笑，说：“你这才入了正题，年经不大，说话应该干脆，有什么话要问，要紧的是简明扼要，长话短说，短话一句，小伙计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这又算是那门子的干脆？不要别人多说一字，多问一句，他自己却先就一阵啰嗦。

赵少昂耐着性子，心想：你这老小子瞎了狗眼，关东八骑又岂是省油灯。

于是，赵少昂僵硬的脸上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那就请阁下明示，咱们在这儿听着呐。”

老者又从口中拔出烟袋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关内武林平静，已多年不见血腥，为了维护这种祥和之气，我老人家是义不容辞留在这儿，劝阻你们关东八骑，早早打消入关的念头。”

冷冷一笑，赵少昂问：“那么我们少夫人呢？”

“她为了丈夫的生死，自然有权利入关，你们跟去，干什么？”

狠狠地拧了一把清鼻涕，赵少昂咬着牙，说：“直到目前，阁下都是废话连篇，歪理一堆。”

“没有一句废话，也没有半点歪理，听我劝，这场大风雪还有得下的，在官道未封冻之前，各位还是尽快回到关外去，免得埋骨关内，遗憾终身。”

却是一旁的小翠姑娘，早已不耐，“呛”的一声，拔出钢剑。

赵少昂伸手阻拦，说：“快退开，还用不到你插手。”

原来老者与赵少昂之间不管痛痒的交谈，都是在运用“忍”字功夫，还也算是一种武功的修为。

不浮躁，更不轻举妄动。

不发怒，也不激动而迷失自己。

“阁下如果更明白地解说一下，关东八骑也许会考虑去留，如果能让我听起来顺耳，满意，或者我们就会马上拍屁股走人。”

老者呵呵一笑，烟袋往腰上一插，两只手捂住嘴一哈热气，轻摇着头，说：“我说的已十分明确，也够明白，还想如何顺耳？又要怎么个满意？”

赵少昂对老者说：“从阁下这把山羊胡子上来看，少说也有五十岁，可别叫我说你只有五岁，活回头了，怎么会连个顺耳，满意，都弄不清楚。”

怒目一瞪，但瞬间又显现出平和的样子，老者说：“你小伙子只要说一声回关外的话，我老人家就会觉着顺耳，如果你再招呼你们那帮杀胚即刻上路，那我老人家更是满意，小伙子，你说对是不对？”

抹了一把飘落在脸上的雪花，赵少昂不愠不火，说：“你说错了，而且是大错特错，你算是什么样的牛鬼蛇神？又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听了顺耳？满意？”

老者双肩一阵扭缩，脖子左右一晃，说：“依你看，我们该怎么样？”

“你听着顺耳，我觉着满意，或者是我听着顺耳，你觉着满意；如果像你说的，那只是一厢情愿的话。”

嘿嘿一阵奸笑，老者点头说：“你小子能在你家少夫人突然失踪之后，仍然能表现出定、静的忍字功夫，可知你的武功不弱，咱们这动口的第一仗，算是扯平；大冷的天，我老人家还是那句话，关内可不是你们的天下，尽早回去，少来搅和中原武林。”

说罢转身要走。

横跨一步，伸手一拦，赵少昂说：“戏才刚开锣，你就打算走人？”

老者一抚山羊胡子，眯着眼，说：“万喜良为长城而死，孟

姜女却是为万喜良而亡，你小子是不是想淌点血，来祭一祭这对薄命鸳鸯？”

又拧了一把清鼻涕，赵少昂一撇嘴，说：“关东八骑的名号，可不是屁给嘞大的，也不是唬来的，如果不信，你阁下就伸手拧拧看，如何？”

老者退了一步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总该知道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这句话吧。”

赵少昂没有再说话，反手在肩头，拔出一把锋利的大砍刀，刀把上的缎带微微地飘动着，大砍刀在雪花的照射下，泛着晶莹的彩霞，寒风虽凛人，但那把三尺多长四寸多宽的大砍刀，更使人心寒。

也只是刚刚抽出大砍刀，老者已欺身而上，几臂粗的烟袋杆，不过两尺长，兵刃上显然吃亏，所以他必须抢攻、近搏，以遏阻赵少昂的大砍刀威力。

实在说来，像赵少昂手中这把大砍刀，最利于马上搏杀，在马的奔驰中，抡动这种大砍刀，在气势上，就显得威猛绝伦，而关东八骑的威名，就是在于他们八人八骑，在对敌的时候，不论敌人或多或少，均是联手一气，成相对方向，或从四面八方，驰骋冲杀，往往会在马未到，而又刀不及的时候，敌人已翻滚急躲而失去斗志。

可是现在，大雪纷飞而又凄凉的长城上，赵少昂手中的大砍刀，在对面老者近身的一轮点、指、推、碰、与敲打之下，只能挥动刀身、挑、拨、送、迎与贴撩的份。

像这种贴身搏斗，对方又是个极具打斗经验的老狐狸，如影随形地附贴在赵少昂身前不过两尺的距离，指东打西，逼使赵少昂在先机尽失之下，手忙脚乱。

话虽如此，情势也如斯，但关东八骑，仍然有他们了得的一面，即使眼前步战，赵少昂仍不失其强悍的作风。

只听他虎吼一声，硬是奉送上他的一条左臂，照准老者的

烟袋嘴上碰去，同时间，右手大砍刀，拦腰力斩。

这是拼命的打法，同一时间，赵少昂大叫：“小翠姑娘，快叫姚老大，绝不能放走这个老猴崽子。”

谁知这老者，相当狡猾而又厉害，除了以绝快手法，把点向赵少昂肩上的旱烟袋，改为撩拨大砍刀之外，对于送上门来赵少昂的左臂，仍然没有放过，他竟然打横里，暴伸右足，狠命地踹了过去。

当大砍刀与烟袋杆相碰，发出数粒火星的同时，赵少昂的左臂，已被老者结结实实踢了一脚，所幸这一脚踢在他皮粗肉厚的上臂，但即使是这样，赵少昂仍然被踢得横斜出四五步，才勉强被城墙垛子挡住，没有被踢倒。

赵少昂虽未受到什么伤害，但是关东八骑的名号响彻关外，那能会吃这种暗亏。

狂吼一声，大砍刀就势在下盘推出，人也紧贴雪地，就势翻滚而上。

森森刀芒，带起一些雪花，在雪花的反射之下，幻化出一缕耀眼的寒刃，快速绝伦地斩向老者的双腿。

老者大惑不解地“咦”一声。

心想：这么结结实实的一脚，何止能洞穿牛腹，但是眼前这个关东大汉，明明被结实的狠命踢中，不但未有一点痛苦的样子，反而撩起这小子的野性，难道他练过金钟罩铁布衫？

心念间，使他多少产生了畏惧感，这关东八骑，过去也只是耳闻，凭自己在中原武林地位，如今对付关东八骑一人，就这么不易，如果八人都到，自己麻烦可就大了。

于是，在赵少昂的大砍刀挟着雷霆之势劈过来的时候，老者就势一个提纵，人已上了城墙垛子。

接着，他毫不迟疑地贴着结冻的城墙滑落下去。

尖锐刺骨的西北风，一阵急似一阵的呼啸着，鹅毛般雪花，越下越大，赵少昂引劲在城垛子上，楞楞地望着黑濛濛的城墙

根却又根本看不到，只有雪，掩盖在那儿，而那个大鼻子老者却早已失去踪影。

一阵急匆匆的奔跑声，小翠姑娘已领着姚老大等七人，提着大砍刀冲来。

踏着厚厚的积雪，姚朋粗着嗓门，问：“人呢？”

赵少昂张口结舌，指着城墙下面说：“这个老东西，活像个泥鳅，踹了我一脚就跑。”

“跑啦，怎么不拦住呢？”

“妈拉巴子，就是想把他缠住，才把左胳膊送上去，要不是城垛子挡住，差一点被老猴崽子踹落城下去。”

欧阳猛拿手捂住嘴巴，不清楚地叫：“姚老大，咱们快分途去追呀！”

“追？往那儿追？在这种黑呼呼的大风雪天？”

手一摆，姚朋没再说话，领头又回到碉楼里。

大伙刚一进大木门，都是一惊，原来熊熊的一堆火，架着一支木架子，尚有半只未啃完的羊，怎么转眼之间，火会熄？

“他奶奶的，王八羔子同咱们玩捉迷藏。”

于是，姚朋高叫：“点火！”

站在姚朋后面的关云龙，一面点火，口中却骂道：“妈拉巴子，关东八骑的金字招牌，还没有进关，就想伸手来砸，也太轻看咱们了。”

火慢慢又燃起来，碉楼中又有了光亮。

而光亮却又带给关东八骑另一次惊呼。

在壁上，黑炭写了巴掌大的五个字：“滚回关外去！”

八骑也只是短暂的一惊，紧接着，姚朋与众人又嘿嘿一阵冷笑。

笑，好像有了提神的意味，各人原本暗哑的嗓门，有点涩不溜唧的，但当其转变成开怀的大笑时候，由于悲壮，所以听起来，令人感到豪气千云。

一阵大笑过后，姚朋一面擦拭笑出来的眼泪，轻描淡写地招呼大伙，又围坐在火堆旁。

这时候，大家才发觉小翠在一抽一抽地哭了。

“他奶奶的，这出戏才开锣，咱弟兄就出师不利，先就把少夫人弄丢，对方好像吃定咱们了。”

王磊斜眼一瞄墙上的字，牙一咬，手中大砍刀早已脱手飞去。

“呛”！

大砍刀笔直的插入墙上那个滚字的中央，没入半尺深，刀把上的五彩缎布，在刀身的颤动中，左右摆动不停。

“妈的，关东八骑不是被人吓唬大的，姚老大，咱们甭尽在这儿烤火吃喝，依我看，咱们这就连夜进关，去找那帮杂碎。”

看了王磊一眼，姚朋不以为然地说：“黑漆乌八的大风雪夜，咱们找谁去拼命？搞不好敌人没碰上，咱们就先陷在大雪地里，那不是正中敌人的计谋？”

胡良也插嘴，说：“老大，你总该拿个主意吧！”

用手摸着满脸胡碴子，姚朋沉声说：“以不变应万变。”

他环视各人一眼，最后把眼光落在小翠身上，说：“这场大雪，少说也要下上两三天，咱们就在这个空档，来个慢功出细活儿，把计谋好好设计一下。”

他微一顿又说：“至于少夫人，依我看，暂时决不会有危险，不过……”

他又抓抓头，犹疑地说：“若论少夫人的武功，你我弟兄都清楚，马上马下，决不在咱们之下，怕就怕在她正是气头上，容易上当中计。”

任不疑一面擦着火堆，躲着烟薰，眯着眼说：“也许少夫人是中了什么来着……什么……调虎离山之计吧。”

欧阳猛一拍大腿，嚷道：“对，老六说的好，一定是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，错不了。”

姚朋没有说什么，轻点着头，似是默认猜得对。

一直在生闷气的赵少昂，这时候才狠声骂道：“王八羔子就那么露个头，冒个泡，就他妈的从我手里溜掉，我姓赵的这个脸可丢不起，有道是‘人死球朝上，不死当和尚’这回我是同他们没完没了啦。”

看了一眼小翠，似乎觉得自己的话太粗俗，于是又正色的说：“好歹我是豁出去了，不把少夫人的生死弄清楚，没有找回少夫人，我誓不回关外。”

他话声一落，另外的胡良，王磊，令狐铁，任不疑等几个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对！管他什么刀山剑树，咱们这是吃了秤锤铁了心，关内是进定了。”

姚朋猛灌了一口烈酒，说：“咱们这次随同少夫人进关，只知道是为了少主人的生死之事，可是对方是谁，恐怕连少夫人都不知道。”

令狐铁愤愤地说：“妈巴子，连老天都像和咱们作对，早不变天，晚不下雪，偏就差那么一天光景，把咱们陷在这破城墙里。”

关云龙较为稳重，坐在火堆旁，一直都是在沉思，他在关东八骑中，读过的书多，也最富心机。

有好一阵子，他都是快要开口说话，却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这样子，早已被姚朋看到，于是问道：“老三，依你看，这码子事儿，咱们该怎么办？”

姚朋这么一问，所有眼光均集中在关云龙身上。

油腻的双手，在羊皮袄上一阵磨蹭，抬头看了一眼那写在墙上的几个字，咧嘴冷笑，说：“王磊，把你那把刀取下来，好好磨磨光，等天一放晴，说不准那把刀，会插向猴崽子们的心窝上。”

老四王磊一听，精神一振，一抬虎步，窜起丈多远，伸手把结结实实插在墙上的大砍刀，拔了下来。